

[佛學論文集]佛家業論辨析(五-完結)

Original 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6 days ago

弁言

讀佛家經籍，覺佛家精神究在生死之與解脫，而生死、解脫之道，決定於業。然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」，則作業的所依為何？感果的功能為何？作業與感果如何相應？於此等問題，小乘部派但有紛爭，都無定論。及世親《大乘成業論》面世，然後折衷於唯識。然唯識所言發業之思的「名言種子」與感果的「業種子」其體用關係如何？「業種子」之感果在「現行狀態」抑在「種子狀態」？披翻經論，未審其詳。故不自揆，撰述此篇，依佛家業論遞演之源流(見第一、二章)，辨義析理，闡述作業所依、感果功能與彼此相應的基本理論(見第三、四兩章)；並從理、教二途，詳論業種子體同於名言種，以遙契唐賢本意(見第五章前半部)，且推申其義，以證成業種感果，不唯在現行之當念，亦應在種子的狀態(見第五章後半部)，幸以就正於有道。

- 一、佛家「業論」的思想淵源 (链接)
- 二、原始佛學的「業感緣起」說 (链接)
- 三、部派學者對「業感」問題的爭論 (链接)
- 四、世親唯識學的「業感」原理 (链接)

五、唯識體系中的「業論」商榷

佛學家自《阿含經》始，一直遙承《奧義書》的業感精神，千年之間，不斷修正其學理，嚴密其體系，至無著、世親立唯識之說，建立「種子熏習義」，以說明作業與受報的異時因果的歷程，施設「阿賴耶識」體，以解決作業與受報的所依而能避免有「實我」之失，然後佛家的業感理論始得完備，而諸派的乖爭始得冰釋。嗣後十大論師繼軌，於唯識學多所發明，但「業論」在唯識學的體系中，亦有一二端尚堪商榷者，今試辨析如下：

唯識家從不同的角度，把「種子」功能分成不同的類別，如依種子在現行狀態中的倫理性質，可有「善」、「惡」、「無記」之分，從種子之是否與煩惱相應言，可有「有漏」、「無漏」之別。從其始原著眼，種子有「本有」與「新熏」二種。從其精神傾向或物質傾向分別，種子有「色」、「心」兩類；至於依種子現行所引的作用差異而言，則或分為二，謂「名言種」與「業種」，或分為三，謂「名言習氣」(習氣即種子之別名)，「我執習氣」及「有支習氣」；或細分為四，謂「引發差別」、「異熟差別」、「緣相差別」與「相貌差別」⁵⁷。在種子的各種不同分類當中，以依種子現行所引作用差異的

分類與佛家的「業感」學說最有密切的關係；今就言說方便，姑從「名言種」與「業種」的二分法言之，《成唯識論》云：

因能變(種子別名)謂第八識(即阿賴耶識)中等流、異熟二因習氣(習氣亦種子別名)。等流習氣，由七識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及末那識)中善、惡、無記熏令生長；異熟習氣，由六識(主要謂意識)中有漏善、惡熏令生長。⁵⁸

依窺基《成唯識論述記》所說，「等流習氣」即「名言種子」⁵⁹，而「異熟習氣」是「業種子」。此二類種子的功用差別何在？窺基說：

前等流因(名言種)，是因緣種，其所生果，即通八識種；此異熟因(即業種)，增上緣種，即是「有分熏習種子」(即能酬引三有分別的異熟果報的種子)。⁶⁰

如是「名言種」即是親生一切活動的「因緣」，而「業種」卻是能酬來生異熟報的「增上緣」。唯識家認為色法生起，須仗「因緣」與「增上緣」；心法生起，須仗「因緣」、「所緣緣」、「等無間緣」及「增上緣」⁶¹，就中以「因緣」與「增上緣」最為重要。「因緣」者是一切活動的基本因素；「增上緣」者，是一切活動的助成因素。「因緣」是主，即「種子」；「增上緣」是輔，指相順及不相違的其他一切令法生起的助伴法。離「因緣」與「增上緣」則任何活動(不論精神的或物質的)皆不能生起，此乃唯識家的「緣生」義。何以謂「名言種」即親生一切活動的「因緣」？《成唯識論》有云：

名言習氣，謂有為法各別親種。

名言有二：一、表義名言、即能詮義，音聲差別；二、顯境名言，即能了境心、心所法。隨二名言所熏成種，作有為法各別因緣。⁶²

「表義名言」本唯第六識能緣能發各種聲音的名言概念，但唯識宗是「唯名論者」(Nominalists)，故心隨其名，而變似五蘊三性等而熏成種。因名起種、名名言種。是以從引伸義言之，「表義名言習氣」即一切能生起物質活動的色種，如色、聲、香等所知境。從本義言，「顯境名言」是一切七識見分等心；從引伸義言，「顯境名言習氣」即一切能親生精神活動的「心種」，如是「名言種」則總攝一切能生起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的功能，而經論說為「有為法各別親種」、「能生八識的因緣」等。

何以謂「業種」是「增上緣種」？成唯識論云：

諸業謂福、非福、不動；即有漏善、不善思業。此(業)雖纔起，無間即滅，無義能招當異熟果。而熏本識，起自功能，即此功能，說為習氣(種子)……如是習氣，展轉相續，至成熟時，招異熟果，此顯當果勝增上緣。⁶³

依論所說，造善、不善業已，旋即熏成「業種」，藏自阿賴耶識中，以俟後時，作殊勝的增上緣，感生當來的愛、非愛果。

如是二種，雖依其或作「因緣」、或「增上緣」的功用差別而作分類，但諦審經論，似許於「名言種子」之外，別有「業種子」，即「業種子」體是離「名言種子」體而獨立存在。依正理推之，此實不應道理，所以者何？如前所引經論，「業即是思」，「思」即是意識相應的「思心所法」，以「造作為性」，「於善品等、役心為業」，即今人所謂「意志」義。思造業已，熏種藏於阿賴耶識，作當來感果的增上緣，說名「業種」。換言之，「業種」之生，從「思種」現行所熏；「思」是「心所法」，「心所法」是「名言種」現行所生：依連鎖的推理，則自可得「業種是名言種現行所熏而生」的結論。

以「名言種」(指思種)為因緣而有「現行」(指造業)：以「現行」(指造業)為因緣而有「業種」(如上文所引，業熏種子，藏於阿賴耶識中)，三法展轉，因果同時，原是一功能(名言種為三法中的第一因)的連續一貫作用的變貌而已。如是前「思」的「名言種」與後所熏的「業種」既是同一功能的變貌，從「種子六義」中的「恒隨轉」和「性決定」言⁶⁴，不易施設離「思」的「名言種」體，別有「業種」的存在，惟可施設「業種」是前「思」的「名言種」的展轉相續，以「業種是名言種現行所熏生」故。

依上述理趣，吾人更須追問：業種本身是否亦同時為名言種？這就是說：「思」的「名言種」現行(造業)後熏得「業種」，此所熏的種子除展轉相續，至成熟時，作勝增上緣，招異熟果外，於未熟及已熟時，亦是否可作因緣，現行造業？此問題可分成四句：

- 一、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的種子唯可做當來作業因緣。
- 二、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的種子唯可作增上緣、感當來果。
- 三、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的種子，既不可作因緣以現行造業，亦不可作增上緣以感當來果。
- 四、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的種子，既可作因緣以於當來現行造業，亦可作增上緣以感當來果報。

依佛家傳統學說，自四《阿含經》乃至唯識宗所據經論，無不共許作業於後時有招異熟果報的功能(如前面所引《成唯識論》文)，故第一句不能成立。依《成唯識論》，種子有六種特性(種子六義)，其中釋「恒隨轉」義，「謂要長時一類相續，至究竟位，方成種子」⁶⁵；則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種，其於後時，乃至未入究竟位，未為伏斷以前，其功能當亦一類相續，待緣即起，重行作業，故第二句不能成立。合第一論據和第二論據，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種，藏阿賴耶識中，若眾緣和合，當可作後時現行造業的因緣，亦可感招當來果報，作殊勝的增上緣，此正合第四句義，第四句與第三句相違(在邏輯上言，此為大反對，不相容關係，祇可同假，不能同真)，故第三句自亦不能成立。造業的是因緣，感果的是增上緣，從其因緣作用，名「名言種」，從其殊勝增上緣作用，名「業種子」，今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種，既可作「因緣」，又可作「增上緣」，故知是「名言種」，同時亦是「業種」；實無由離「名言種」體而有「業種」在，以「名言種」是「有為法各別親種」故，離「有為法」則無感招三有之事故。

「業種子」體，即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的「名言種」，其於後時，固可作殊勝增上緣，感當來果報，亦可待緣，作「思」因緣，重行造業，唯此類種子，在業感的理論上，感果增上功能最為突出，故依此

特殊作用，於「名言種」外，別立「業種」之名，若就體言，「業種」之於「名言種」本非二類，此義甚明，不須重贅。至於「業種」感果行相若何，亦頗有商榷的餘地。

法不孤起，必待衆緣(心法生起，須待四緣，色法生起，須待二緣，已如述)，故輪迴生死的有爲法，亦必有所依的基本條件；此等條件爲何？一曰因緣，謂能生起根身器界的「名言種」；二曰增上緣，範圍甚廣，其中以一期生中所作一切善、不善業所熏成的「業種子」最爲殊勝而不可或缺，如《唯識三十頌》云：

由諸業習氣(習氣即種子義，現行熏習所得，故名)，二取習氣俱(即名言種子)，前異熟既盡，復生餘異熟。⁶⁶

此謂「前前生業」所感的「異熟果」(今世的生命)盡時，以業種爲感異熟果的疏緣(勝增上緣)，以名言種爲因緣，遂能酬引「後後生業異熟果」(來世的生命)⁶⁷。如是生死輪迴，唯是一系列種子功能，於衆緣和合之下，如是起伏，如是顯隱，如是生滅，離此起伏、顯隱、生滅無常的一大種子聚，根本無生死輪迴，此與《奧義書》所說的有一「自我」於中遷移者異趣，而能遙契釋迦的「業無我義」。至於「業種」以何方式作增上緣？「名言種」亦以何方式作因緣？有歐陽竟無先生的「果種」表如下頁：

八識種		→「異熟」	現	
	↑ (擊動)		⋮	
業種			↓	現異熟果
			↑	
	↓ (擊動)		⋮	
六識種		→「異熟生」	現	

(並附註云：兩相過而成現，現見、顯現之謂。如名言種不爲業感，但得等流果。⁶⁸)

「異熟」者，即「真異熟」，謂阿賴耶識所變起的三界(欲、色、無色界)中的何界及六趣(天、人乃至畜生)中的何趣的總報，此由第八識種子(指名言種)，賴業種的擊動的殊勝增上緣，而得現行。「異熟生」者，指六識所變的福、非福的各種別報，此由潛藏於阿賴耶識中的前六識種子(指名言種)，在業種的擊動的殊勝增上緣下，而得現行。如是合「真異熟」及「異熟生」的現行，爲異熟果報的酬引，亦即生死輪迴義⁶⁹。

至於「業種」酬引異熟果報，究於一時完成，抑於多時完成？「業種」擊動阿賴耶識種，生所應生的界、趣總報，應於一時完成，以不能生此界趣，而同時又未生此界趣故。「業種」擊動前六識種，生福、非福的別報，可不同時，以前六識起伏無常，時有間斷，福與非福，諸多差別，相繼現行，可無乖悖。故「業種」作殊勝增上緣，能於一時，酬引異熟總報，亦於多時，酬引異熟別報。

種子的存在，依唯識家義，可有兩種狀態；一爲潛能的隱伏狀態；一爲現行的顯現狀態。「名言種」的生起「真異熟」的總報和「異熟生」的別報，俱在現行，理教調然，無容爭論；「業種」作異熟果生起的殊勝增上緣，究在潛伏的種子狀態？抑在顯現的現行狀態？經論未詳，似應析辨。如前所論，

「業種子」體即「名言種」，從「思」的「名言種」現行熏習所得故，就其作「因緣」與「增上緣」的功用差別，始分二類。若「業種」酬果，唯在現行狀態，依理與教，則發生種種困難。

所以者何？現行者以種子為因緣，生現行果，以現行為因緣，熏種子為果，三法展轉，因果同時。今謂「業種」現行，即此「業種」一面為因緣(以本身是名言種)作善、不善業，復熏成種，一面為增上緣，酬引異熟果報。如是一面酬果，一面又作新的、同類的善、不善業，則異熟果將無盡，因同時現行的同類業，亦熏成同類種子，藏阿賴耶識，以於後時，酬同類果報，如是果報展轉，無有竟時，與論所謂「雖二取種(名言種)受果無窮，而業習氣受果有盡」的意義乖角⁷⁰。依唯識宗的理論，名言種作因緣，是一類相續，恒時隨轉，至究竟位；至於業種作增上緣，酬果以後，增上作用即已消失，故《攝大乘論》云：

復有有受盡相、無受盡相。有受盡相者，謂已成熟異熟果善、不善種子；無受盡相者，謂名言熏習種子。⁷¹

《無性釋論》，對「業種」的「有受盡相」義，別有詳析：

有受盡相，謂已成熟異熟果等者，善、惡種子既已熟已，不可重熟，受用盡故。猶如種子既生芽已，不可重生。⁷²

(設許「業種」酬果，唯在現行，由作業感果同類展轉無有窮盡(如是名言種作因緣，固無受盡，業種作增上緣，亦無受盡)，既違經教，亦失去業感的倫理學上的意義，故不應理。如是「業種」，不唯在現行狀態中酬果，亦應於種子(隱伏於阿賴耶識中)狀態酬果，以酬引者，作增上緣義，非作因緣現行義；雖於經驗界中，作增上緣者，多為現行諸法(如光之作視覺的增上緣，光必為現見、顯現、現在之法)，然依唯識典籍，種子本身亦可作「增上緣」，如《成唯識論》云：

本識(即阿賴耶識)中種，容作三緣，生現分別，除等無間，謂各親種，是彼因緣；為所緣緣於能緣者；若種於彼，有能動力，或不障礙，是增上緣。⁷³

窺基《述記》釋種子為現行法的「增上緣」云：

謂有種子，於現行法，能與助力，如根種於識種，作意種於識等二；又雖無助力，但不為障，如異識種子望異現行等，皆是增上緣。⁷⁴

非特種子對現行法可作增上緣，且種子對自類或他類種子，亦有助成增上的勢用，見《成唯識論》：

種望親種，亦具二緣(因緣及增上緣)，於非親種，亦但增上。⁷⁵

如是種子雖攝藏於阿賴耶識之中，處潛伏的狀態之下，然對現行的心、心所諸法，及未現行的自類親種或他類的非親種，質諸唯識經教，無不肯定其有「增上緣」的作用；即驗諸受戒者，於受戒已，熏諸戒體(即「思」現行所熏成種)，藏第八識(在隱伏狀態)，仍可發揮其防閒杜漸的「增上緣」功效。且業種酬引異熟生的別報時，吾人可以直覺思種可不現行，亦能完成其事。同一理趣，吾人亦不難施設：於今世中，「思」現行已，熏諸種子，藏阿賴耶，俟此生既終，此「思」熏習的各種善、不善種子，即在種子的潛伏態中，隨其所應，如是如是「綜合」而成一種殊勝的「增上」作用，能於一時，給予阿賴耶識種(名言種)以基本的優越條件，生起其所應生起的某界某趣的總報，亦以殊勝「增上力」支持其繼續現行，直至「業種」的增上勢用「受盡」乃止；亦於多時，相繼給予前六識種(名言種)以基本的優越條件，分別現行其所應現行的福與非福的別報，並以殊勝「增上力」支持其繼續現行，直至「受盡」其所應「受盡」乃止。

或有難言：業種既可於種子狀態而有酬引果報的增上作用，但種子的藏於阿賴耶識，唯是念念等流相續地存在著，以因緣(前念種是後念種的因緣)與增上緣(現行的所藏第八識體及其他同類異類的種子等)俱時常備，則異熟果應同時而熟，何假異時？此假異時，汝不應理。

作者試引經教，答彼質難，以證立說無謬，《成唯識論》云：

由感餘生業等種熟，前異熟果受用盡時，彼別能生異熟果。⁷⁶

故知後時異熟果報的生起與否，必須視乎兩種相反的增上能力互相牽制情況而定。此兩種相反的增上力為何？其一、以能感餘生的業種為正力增上；其二，以正感今生的業種為負力增上(即反作用)，二力如秤之兩頭，此上而彼落，然有一辯證的傾向，即正感今生的業種必由盛強而漸趨於衰弱，至於能感餘生的業種卻由弱而轉強，直至前生異熟果的受用殆盡(以業種有受盡相，見前)，此生所作諸業的增上力積聚強盛(佛家以「成熟」此名詞來表示其強盛至一決定階段)，足以有助吾人的生命發起一種偌巨變化時，則可以感生另一界趣的新生命，此正是頌文「前異熟既盡，復生餘異熟」之意。「前異熟未盡」，則雖俱足能感當來果報的「業種子」，實亦無由真正發揮其增上作用，以被正感今生的負力增上的業種所牽制故。由是推徵，於教與理，彼所質難，都不成立。

佛家遙承《奧義書》中業感原理，而變其精神，立「無我義」，於論據上，頗有困難，故千年之間，異部學者，交相爭議，資補缺漏，於是「無表色」與「業是思」立，「色心互持」說與「勝義補特伽羅」說起，都唯乖角，終無定論。迄無著、世親，唯識法相大盛於印土，提倡種子阿賴耶的唯心論學說，然後解決佛家的「無我觀的業感理論」的主要疑難。三世輪迴的果報，在玄學上始得有理論上的依據。至於站在知識論的立場上，審論「業感」的存在上的真偽問題⁷⁷，與乎造業是否依自由意志？何業受報？何業不受報？何以唯「思」心所現行的熏習種子才可感果非餘？如此等等枝末問題，諸有志者，自可番思，不擬於此間重為贅說。

.....全文完.....

【注釋】

57 種子的各種分類，散見唯識家所宗的六經十一論，其中尤以《瑜伽師地論》及玄奘譯的《成唯識論》最為詳盡。至於「引發差別」等四類差別，則見無著的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一二七。

58 《成唯識論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七。

59 《唯識述記》卷十二，頁十一(金陵版)。

60 同上。

61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三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，頁二九二。

62 《成唯識論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四三，至於二類名言的詳細差別可參考《述記》卷第四十七(金陵版)。

63 《成唯識論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四三。

64 《成唯識論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九。

65 《成唯識論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九。

66 《唯識三十論頌》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六一。

67 釋文依窺基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卷四十七，頁一至七(金陵版)。

68 歐陽竟無先生著《唯識講義》，呂澂先生筆記卷二，頁二十七。

69 歐陽竟無先生所謂「業種」有「擊動」作用者，乃譬喻為說，非真有一力量加諸別法之中而強迫其活動義。實以「業種」作勝增上緣，供給「名言種」以極有利的條件，可以發揮其潛能，假說為「擊動」。

70 《成唯識論》卷九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四三。

71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一三七。

72 《攝大乘論無性釋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三九八。

73 《成唯識論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四二。

74 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卷四十六，頁十二(金陵版)。

75 《成唯識論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四二。

76 《成唯識論》卷九，《大正藏》卷三十一，頁四三。

77 在推論的「比量」上，殊難肯定或否定「業感」的存在，此亦法稱派的新因明所以不推論玄學問題的原因所在，但在直覺的「現量」上，聖者得六神通中的「宿命通」者，或可以現見其存在。此等神秘問題，作者不擬於此哲學論文中論辨之。

作者簡介

作者李潤生，原籍廣東中山，先後畢業於香港葛量洪師範學院、珠海書院及新亞研究所。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。曾任教於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、葛量洪教育學院、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、香港能仁研究所、新亞研究所等。

退休後潛心於佛學撰作，餘暇於各地講授佛學，曾為志蓮淨苑夜學院、香港僧伽佛學院、香港大學佛學中心等，分別講授禪學、中觀、唯識、因明的著作。

專著有《因明入正理論導讀》、《正理滴論解義》、《中論導讀》、
《中論析義》、《百論析義》、《十二門論析義》、《唯識二十論導
讀》、《唯識三十頌導讀》、《佛家輪迴理論》、《佛學論文集》、
《成唯識論述記解讀》之《破執篇》、《賴耶篇》及《末那篇》等，此
外，思想人物方面有《僧肇》，佛學小品方面有《山齋絮語》等書面
世，對佛教思想、教育、文藝都有其貢獻。